

鶴林玉露

人集上

中

125
15
7

093
407
6484

安政七改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雀水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兢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鳥林玉露

卷之三

謙下土而東征三年赤鳥凡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墮二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鬪善頌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弭太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太繁。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

乃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土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滙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卷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詠。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青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補遺五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栴詩

杜陵病栴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上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股與曷。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遺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明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題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拊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補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眾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
不使劉陳二忠肅愨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
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
如桀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
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
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
號狀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武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々信節，不為冥々愔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泆，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雅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塵土人世事抱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窓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餒盡征袍單。側立巖。放面鐵色楚客
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鳴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噫。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擯榔

嶺南人以擯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又之亦能稍人。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擯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擯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醉。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曰子可謂擯柳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擯柳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切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惧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唐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心

市璞寶燕石者實食蟻蜞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罍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而條鋌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將醴醑京音

於美醜以支切七道非善菟葵芹落筍六獸麋鹿熊
麋野豕兔野者為獸六禽鷹鵝鷓雉鳩五藥草
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掌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
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
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
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
第一手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
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
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棋嘗與包敏道書云
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
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
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窶人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不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不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鶴林五言
卷十三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
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成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開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父之益。公每舉似。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無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切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謫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頌。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變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藥矣。而變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沮規戒。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之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滂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老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太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鶴林玉露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併食不可得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人集

○論事任事

薑陵羅大經 景綸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其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始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

鶴林玉露

卷之十四

三十二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
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
難成遂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
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
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
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
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
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
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
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
韓王定混山之謀於風雲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
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
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于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父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一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採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木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標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

大略七等。鐫犀為軸，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絲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加綢主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罕矣。宰相親主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迹也。絲囊之制，以小鈴繫之，按式名曰：帔，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效宥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
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光風

春晴日光而風曰一一
附選詩一一草際鴻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
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
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齊
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瘁痾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犢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惠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犢來處

稱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幙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鱗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
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十
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
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
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
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體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
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
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
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
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
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
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
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曲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厲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盾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漏網也人言籍人迄不免責

○斬王夫人

韓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齶々然駭駭丞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蕲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蕲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二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枕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揚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々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昏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曲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其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
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身女也殯于此十年矣
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
夢一女字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
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敬嘆
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
則鬼神相之無則雖曲負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
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
一念出二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
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真予云觀者又
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接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接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口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啜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甲馬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主。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彘。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
皆不足以有切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
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
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溥立戲曰罰
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
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畫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
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主者尤深矣唐之藩
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
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
 齋亭榭簾幘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
 陀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
 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
 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
 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陀
 乃能摠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
 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子孟敘人言理
 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
 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繁然於天地之間
 也其切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
 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蒲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放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
溫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
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
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
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
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
曰君等有所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
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
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
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

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其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鶴林

